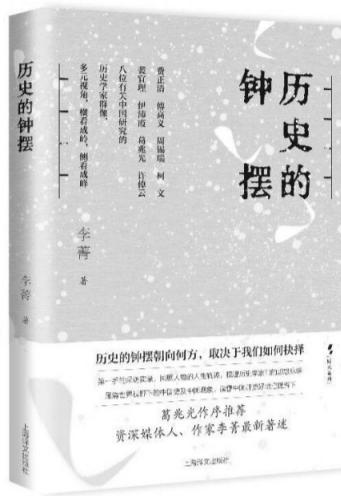


《历史的钟摆》：“他者”视角看中国，满是温情



离别常常猝不及防。7月初，资深记者李菁的新书《历史的钟摆》出版，书中收录了近些年她为多位中外学者所作的访谈集。前几日，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去世的消息从大洋彼岸传来，让书中在世的主人公又少了一位。

李菁是在2021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学期间对许倬云进行的采访。彼时，91岁高龄的许倬云尚能灵活地操纵着轮椅在匹兹堡的公寓里“穿梭自如”，但因为身体先天的残疾，让他始终对生命满怀忧患。

从早年研究上古史和秦汉史、写下“中国古代三部曲”，到晚年着眼于大历史，“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用许倬云自己的话说，这“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关怀，更大部分是对全人类的关怀”。

许倬云曾在自己的书中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疾呼建立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有读者认为他的判断被“家国温情遮蔽”，这位生于

战乱岁月、历经海峡和太平洋两岸时局变化的老人直言，他本意并非主张民族主义。

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种种挣扎与困境的深入观察，许倬云逐渐意识到，当下的西方展现出了与其过往形象截然不同的一面——这一面，是此前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者鲜少接触到的。这种认知的转变，也促使他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于是，“交融”成了许倬云做学术的关键词，既研究中国黄河和江汉流域的互动，关照中国不同族群的演变，更致力于让东西方的观念融合得“更合理、更完整”。

他说，“我将‘最大的全人类’与‘最小的个人’这两个项目视为真实不虚的东西——国也罢，族也罢，姓也罢，都是短暂或局部的，经常变化。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哪个族是永远这么大的？哪个姓没有经中间变化而来？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哪个村永远是同一批人？所有这些设定，都是变化的。”一连串反问，足见其视野之大。

许倬云以“学术界的世界公民”自居，尽管这一身份“非典型”，却使他如同书中其他外国学者一般，以一种“他者”视角来审视中国。

“他者”是相对的，最近，因主编《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而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其访谈内容也收录在此书中。葛兆光对自己的定位是“守住历史的边界”，只“诊断病源”，把“开刀动手术和开药方”的工作交给政治家。

这本书重温几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土地的深情、对中国研究的投入，以及为推动两国往来作出的努力。“你喜欢一个国家，喜欢一个文明，喜欢他们所承载的文化，研究这个国家，那才有意思。”师从费正清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这样解释自己在冷战时期

选择投身中国问题研究的原因。

这些美国学者几乎一辈子都在学术圈里驰骋，但却从未陷入困守象牙塔的困境。目光抽离当下迷局，投向过去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的个人生活紧密地和时代联系在一起。

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上海，之后全家离开中国，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解冻，这位“出生在红色中国”的美国女性，才重新回到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诸多关于美国学者的叙述皆以家庭为脉络展开。不少人的父辈故事便起始于中国大地，许多人在中国结婚生子。根据费正清的回忆录，1943年，他通过私人渠道为西南联大的全体教员运来药物。如此种种，为那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增添了动人的温情。

不知是否是巧合，李菁做了20年记者。在她的笔下，很多汉学家的人生转折都和记者有关。

1943年，费正清经由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华首席记者、也是他的学生白修德介绍，认识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并由此展开与中共高层人士的往来；在犹豫该选择什么题目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发展时，是一位专门研究东亚问题的记者建议傅高义把目光锁定在邓小平身上，这才有了后来享誉世界的《邓小平时代》。

至于周锡瑞转向“社会史”方法论的缘起，则可追溯至1965年，当时，他在父亲的帮助下，以《旧金山纪事报》海外记者的身份去到了越南战争一线。

回到许倬云先生身上，他在访谈中提出，希望“找到中西如何互相调试的途径”。这呼应了书中一位编辑的话：“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如何抉择。”

来源：中国青年报

白大褂遇上漫画笔

——《大脑环游记：漫画神经科学的奇妙世界》创作拾趣

医生和漫画师联手，创作了这本科普漫画书《大脑环游记：漫画神经科学的奇妙世界》。图书面世后，读者渐多，许多年轻父母帮孩子打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续集？被读者认可和喜欢，无疑是科普作者最大的褒奖。

创作缘起于我医生工作中的“痛点”。因为信息不对等，神经外科医生与患者及家属间的沟通，时常缺乏说服力，若能辅以图片、模具等“助教”，往往事半功倍。我想，是否可以从自身专业出发，有针对性地做些科普文章、图片画册之类，助医助患？心念既起，好友“助攻”随之而来：神经外科医生角度的脑科学科普作品很稀缺，大家也很好奇，关于大脑，还有哪些神秘的未知和前沿的探索？若能展示，岂不美哉！欣欣然，决意写书。

在好友牵线下，我与漫画师“三折人生”结缘。许多次，我们为医学内容如何转化为漫画产生分歧，一次次调试专业性和趣味性、准确性和简洁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平衡，不断优化。“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前后3年，才呈现出一部我们都满意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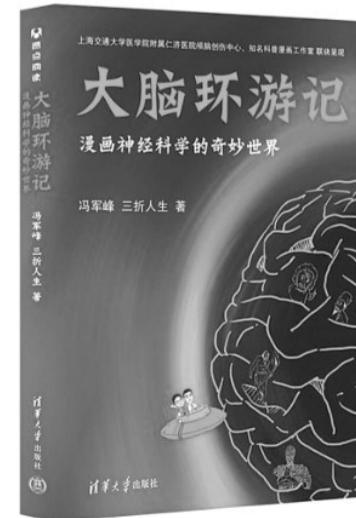
这趟大脑环游之旅，设有11个“站点”。内容上侧重神经外科医生角度的临床科普，也

谈昏迷促醒、脑机接口、神经网络、神经元芯片、深脑刺激等前沿进展，彼此互有关联。表达风格力求诙谐、生动、有趣，辅以思考和展望。本书的“使用方法”，可以是释疑解惑，可以是闲暇悦读，也可以是亲子间的科学探秘、开心驿站。

故事的主线，是医生爸爸带着儿子环游大脑，像在主题乐园游览一样接收丰富的神经科学知识。他们乘坐飞行器登陆大脑内部，进入潜水艇畅游脑血管……这些有趣的“交通工具”探向大脑深处，打开读者熟悉又陌生的“大脑世界”。而一同旅行的伙伴，有女娲、大禹、孙悟空等经典形象，他们正是把神经科学发展史串起来的“讲解员”。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不少中国神话故事被融入书中。无论女娲补天还是大禹治水，中华文化里救苍生于水火的悲天悯人情怀和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都与医学悬壶济世的追求相契合。归结起来，我们想用看似简单的漫画，“三过其笔”地为大家展现冰冷的神经外科手术刀背后温暖的人文关怀。

现在看来，创作之初的几个小目标都已实现，包括为大家带来一些神经外科疾病及其救



治过程的解读，为孩童们埋下一颗科学探索的种子，为科普图书创作提供一条新思路，等等。我们，甚感欣慰。

来源：人民日报